

凡人镇的故事

子夜著

小小小说好写。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作者

路在自己的脚下

(代序)

子 夜

对于生活中的成功人士，许多人在羡慕之余，更多的是希望探寻到他们的成功秘诀。为了满足于这一类人的心态，各类书店和书摊上也层出不穷地推出各种各类五花八门的“秘诀”图书。所以，谈到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就难免会令这部分人失望。因为我的成功之路是用辛勤做石子，用汗水为柏油铺就的，无任何秘诀可言。

父母并没有赋予我一个天才的头脑，上学的时候我的文科一直不好，忘了是哪位先知先觉的智者告诉我说是因为我右脑少一巴掌，原来人的左右两部分大脑是有所分工的，右脑主文，左脑主理。明白了这个道理后，父母再责骂我文科考试不及格，我便理直气壮地埋怨起父母的不是来：为何当初不给我造出个好脑袋？母亲说是由于我小时候的睡姿不好所致，看来是“咎由自取”，如今该自食其果了。从小学到高中，我的作文从来没有写好过，有时候苦心经

营地用上一个词语，自己心满意足了半天，待作文发下来，老师却给批了个“用词不当”。

不足归不足，但我还要由衷地感谢父母赋予了我终生也受益不尽的可贵性格，那就是不服输。这一性格使我考上了大学。本来这辈子我可能跟大学无缘，但当年生产队长当众的一句话，却给了我无穷的奋进力，他骂我“你要能考上大学，是个狗也能考上”。队长是个瞎字不识的土包子，但他的乡间绝骂却成了我攻读大学的座右铭。我家有间低矮的小屋，我就整天把自己关在这间小屋里日夜苦读，乏了累了，舀一瓢凉水冲冲头接着再读。第一年落榜了，第二年我成功了。现在这间小屋还在，只是比过去破旧了许多，父亲早已去世，母亲还是留着这间小屋不肯扒，我如今远在他乡工作，知道老母的用心。今年我借出差的机会回去探望老母，乡邻们过来看我，指着院中的小屋慨叹地说：这间小屋不要扒，当年你就是从这间小屋里出来的。母亲听了，老泪纵横。

这一性格也使我成了一家文学刊物的主编。我走上文学的路纯属偶然。在大学里读数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乡间学校教书，不巧的是这个学校不缺数学教师，而缺的是语文教师。我只好癞蛤蟆支床腿——强支架子，担起了该校初二的语文，从此我便跟语文分不开了。从语文而文学，从文学而主编，一路走来，汗流浹背。语文教学工作培养了我的文学兴趣，也奠定了我的写作基础。我能成为文学队伍中的一员，纯属一只被赶上架的鸭子。当年，我站在讲台上，把晚上从教参上套下来的关于文章的做法一类的东西像站在街头的小商贩，满口白沫地贩卖给学生的时候，心里有种做贼似的感觉，极不踏实。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产生试着写点东西的想法，也好在讲台上有点夸夸其谈的资本，可当我真的要坐下来想写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我整堂课整堂课唾沫飞溅灌输给学生的那些所谓的写作技法一点也派不上用场，纯属纸上谈兵。

有的人一动笔便可成功，他们是天才，而我的豆腐干儿大小的处女作见于报端，是我练笔的第五个年头，拿到仅有5元钱的稿费单，我没有像有的人那样激动得眉飞色舞，而

是从眼角滴下了一颗豆粒大的泪珠，五年的辛酸汗水一下子凝聚成了这滴晶莹咸涩的泪珠！五年里，我写了多少篇失败的稿子，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篇篇如泥牛入海，连一张退稿通知单都没能换来，但我心里的热度始终不减。能支持我在文学的宫殿前坚持扣门五年的人生信条是：人生的要义不在于成功与失败，而在于他是否冲着自己的人生目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每个人，只要你经过了努力，流足了汗水，你的价值就会被社会所认可。我能到编辑部任主编，是我意料不到的事情，也是许多人羡慕嫉妒得要死的事情。那是九五年学校的暑假期间，州文联主席的一封电报把我召到了州上，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主席是何等模样的人物，更不知召我去何事，私下猜度可能是改稿什么的，及至到了州上，方知如此这般。主席把我领到了我们的主管部门州委宣传部，部长（州委常委）一看就知道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开始我很有顾虑，因为从教育上跳槽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何况我是一介平民，且“朝”中无人，又手头拮据。部长很干脆地说今天叫你来是让你表个态，编辑部你愿不愿意来，愿来，其他的事你就别管了。我当时激动得差一点哭出来，不相信天上竟有如此的馅饼掉到我的口里来。然而这是事实，前后仅半个月时间，我就糊里糊涂进了编辑部，又糊里糊涂当上了主编。但我的心里却明镜似的，我之所以能有今天，是与我平日里汗珠子掉稿纸上摔八瓣的勤奋分不开的，没有自己多年来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勤奋努力，这世界上又有谁会知道谁是子夜，子夜又是老几呢？

古人云：“行百里路半九十。”我人生的路还很远，我必须以百倍的努力，去圈定我人生的那个句号。

二00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目 录

路在自己的脚下（代序）.... 子夜（1）

第一编 小小说

石头三记	1
通常母亲心	6
老人的期盼	10
一根楸木橧	13
大李和小李	16
一块木板的悲剧	18
“514” 房客	20
爬 山	23
有人请吃饭	25
公费报销	26
当 然	27
送吊幛	29
出 勤	30
传 闻	32

传 言	35
厕 所	36
抢座儿	38
旁观者	40
错 觉	42
错 位	44
买 菜	46
生 活	48
听说要提拔	50
夜 行	52
一窝猪崽的梦	54
故 事	56
新 闻	58
结怨之后	60
柿子，又涩又甜	61
三枚鸡蛋	64
梦	66
墙 洞	68
新世说四题	69
王奔的故事	71
解 脱	73
圆圆的心事	74
一双黑手套	76
老 费	78
牢骚某	80
红色小轿车	81
哥俩儿	82
香 炉	83
人到孤独时	85

网	87
奶 奶	89
富山老人	92
一条红裙子	94
启 发	97
景 观	98
小哥儿俩	99
空空的烟盒	101
新来的小部员	103
香 香	104
笑 话	106
握 手	107
老人与狗	108
狗趣三题	109
裁 减	111
某 长	112
倔人李老爹	113
好人王六顺	115
忙人常步贤	117

第二编 短篇小说

仇谷潜流	120
童年杂忆	128
走出死亡	145
我和英子的故事	153
我想看看山那边（代跋）...	162
后记	164

石头三记

一记石头

我家有块石头，黑漆漆，光溜溜，圆滚滚，如老头剃光的脑袋。

提起这块石头，颇有一番来历。

爷爷年轻的时候腿长步子快，人又本分，被镇子里的一个财主看中，雇成跑腿的，经常跑县城，三四十里地，三摇两晃就到了，半个日头就能打个来回。再晚，从不在城里吃饭过夜，这也就为主家省了不少花销。

这天，日落狼下坡的时候，主家有封急信要往城里送。爷爷二话没说，怀里揣了个凉馍馍就上了路。往回赶的半道上，正是鸡不叫狗不咬的时辰。忽听右边远处“呼呼”地一大团火球朝自己飞来，爷爷月黑赶道惯了，古怪物见得也多了，所以并不慌神，望着那火球飞到自己跟前不远的地方，“扑”地一声钻进地下。

爷爷心头一喜：发财的机会到了！

爷爷曾听老人们说过金元宝会飞的故事，于是就想把它从地下扒出来，但那东西钻得很深，又烧得滚烫，没法扒。爷爷于是灵机一动，赶忙解开裤腰带，“哗哗”地一大泡尿（据说尿可以封住飞来的财气）把那飞来的元宝给圈了起来，拔腿跑回家，悄悄地拎了把铁锹来，吭哧吭哧挖出飞来之物，脱下棉布褂子裹紧了，抱起来就往家飞跑。

进了家，关了门，照来灯，又用破被单子掩住窗口。

奶奶见状，惊慌地问：“他爹，出啥事了？”

爷爷望着奶奶吓得蜡黄的脸，神秘地“嘿嘿”笑着，然后把奶奶轻轻地拉到灯前，生怕惊飞了什么似的低声说：“咱们要发财了。”

于是把飞来元宝的事如此这般地说给奶奶听。然后两个人欣喜万分，小心翼翼地把棉布褂一层一层打开，两颗心“咚咚”地像要从喉咙眼儿跳出来。

然而，展现在眼前的，哪是什么金元宝，是一块凉冰冰的石头！黑漆漆，光溜溜，圆滚滚……

奶奶用手抚了抚自己的胸口，长叹一声，差点没笑得背过气去，指着爷爷说：“你呀，你呀，命里只有八格儿米，生就的穷命。这半夜三更的，瞎折腾，犯什么神经。”

爷爷开始不解起来，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抱着那块石头在灯光下端详来端详去，嘴里不停地说：

“刚才还发光哩……刚才还发光哩……”

虽是块石头，可在爷爷的眼里，它不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他常常跟奶奶说：“留着，说不定中用。”

后来父亲长大了，爷爷总把石头的故事说给父亲听。再后来我也长大了，爷爷就把石头的故事讲给我听。

多少年过去了，可那块石头却一直也没派上用场。

一次，我对爷爷说：“爷爷，要那块石头弄啥？扔了吧。”

爷爷马上严肃起来：“为啥扔？那是宝！”

我说：“是宝？那卖了吧。”

爷爷说：“一块石头，谁肯买！”

说它是石头，它却成了宝；说它是宝，它却又成了石头。

爷爷说这个中的道道我不懂。确实，到现在，这道道我也没有懂。

二记石头

爷爷夜拾飞石当宝物的事，后来不再成为秘密，一传十，十传百，传得满凡人镇都知道了，爷爷便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传了一阵，人们也就渐渐地不谈了，渐渐地忘却了。

一个夏天的中午，来了一个城里模样的人找到父亲（爷

爷几年前已去世)，自称是县文化馆的，要看那块石头。在老槐树下乘凉的人就拢来看热闹。

父亲看了看陌生人，问：“石头有啥好看的？”

陌生人说那可能不是一般的石头，估计是陨石，有研究价值。

父亲就满院满屋地找，找不到就骂一家人的不是，骂完再找，最后终于弄得满鼻满脸的黑灰，在灶房的锅底道儿里找到了那块黑漆漆、光溜溜、圆滚滚的石头。

陌生人手持放大镜仔仔细细地看了，说愿出二十元买下这块石头。二十元，这在“低收入，低消费”的1970年，可不是个小觑的数字！

就有人把父亲拉到一边提醒道：“说不定真是块宝石，能卖大价钱哩！只给二十，你可要拿定主意，别上当受骗了。”

父亲心里没了谱。

陌生人就说：“要不这样，我也不急着拿，你再合计合计，想好了，要是这个数卖，就抱着它到县文化馆找我。我姓艾，叫艾天文。”临走又说，“这东西也只有我会买，其他人也只会把它当石头。”

父亲一直没有拿定主意。不卖吧，自己留着没用；卖了吧，又怕二十元太贱，上当吃亏。

一晃就是一年。这年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家人眼看就没米沾牙了，父亲又想到了那块石头。父亲一咬牙说卖了，放着它又不能吃，二十块钱也可以接济接济。母亲也点头表示同意。

第二天一大早，东边刚冒红儿，父亲就用一个旧尿素袋子背着那块石头上路了。进得县城，一路找到文化馆，遇到一个戴“红袖箍儿”的，父亲就问艾天文在不在，“红袖箍儿”就用异样的目光审视着父亲，然后盘问道：

“他是反革命，你找他干什么？你是他什么人？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父亲忙惊骇满面地给人家细说原委。那人听了，再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父亲，然后笑了起来，用一种怪声怪气的腔调说：

“一个花钱买石头，一个背着石头想发财，两个神经

病！”

父亲被赶了出来，背着石头，失了魂儿似的一步一步往回走。石头——二十元——神经病，三个词交替在父亲的耳边嘲笑他似地响起。父亲饥肠辘辘，肚皮早已松挂下来，怀里揣着的窝窝头却无心吃，背上的石头越来越沉重。一怒之下，父亲索性把那块石头扔在了路边的臭水沟里，“噗”地溅起一朵污浊的水花。

太阳落山的时候，父亲还没回来。一家人就站在镇头，望着远处被落日笼罩着的路口。父亲的身影终于“晃”进了大家祈盼的视线。大家兴奋地呼喊，朝父亲跑过去。

看着父亲落魄的样子，母亲担忧地问：“卖了？”

“日鬼！那姓艾的是反革命，抓了！”

“那……石头呢？”

“操他奶奶，以后谁也不许再提那王八石头！”

望着父亲那气得鼻子眼儿都错了位的穷凶样子，大家都丧了脸，垂了头，默无声息地往家走。

三记石头

直到父亲去世，没人再敢提那石头，否则，父亲便会摆出要与人打架的阵势。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春天，国家要把我们这里的那条老公路扩修成一条高速公路。弟弟被编入了民工队。

一天，弟弟正赤膊刨土，干得起劲，突然“当”的一声，刨下去的镐头被弹在一边，同时从地缝里窜出一股火花来。

弟弟就调笑地说：“妈的，刨住金砖了！”便慢慢扒开土，挖出来看时，原来是一块黑漆漆、光溜溜、圆滚滚的石头。

“土墩儿，这石头像不像你爹当年扔掉的那块？”一伙人围着弟弟笑了起来。

这本来是玩笑话，但弟弟听他这么说，那照着石头就要砸下去的镐头，就从半空里缓缓地放了下来，抱起那块石头，轻轻地擦去泥土，仔仔细细地看了，忽然高兴地说：“是的，是我们家的那块石头，我记得的，这地方有块黑色的月牙儿

斑！”弟弟又激动地说：“看起来这石头还真与我家有缘分。就冲这，我也要把它带回去。”说着就用衣服裹了放起来。

这一来，石头的故事便又像炸群的鸽子一样扑扑棱棱地传开了。当年爷爷如何如何地遇石头，后来父亲怎样怎样地扔石头，今天弟弟又这般这般地挖石头，被人们串成一个故事，有声有色地讲了起来。

一天，镇东头那个经常在外跑黑市的二能骑着“幸福”摩托找到工地上，把弟弟拉到一边，说有个爱收集奇石的商人愿出高价收买这块石头。

弟弟听他这么一说，皱了皱眉，说这事得回去跟俺娘商量商量再说。

过了几天，二能又来。弟弟说石头不卖了，他已经送人了。二能一听，几乎蹦了起来，说弟弟是个十足的傻冒儿，鬼迷心窍，把一叠票子白白送了人。然后，气得吹猪似的一踏摩托车飞了。

原来，弟弟那天从工地回家，母亲就跟他说，十几年前的那个来过咱家的艾天文又来了，说他一生没有别的挂碍，就是忘不了这块石头，这会儿听说被扔掉的石头又挖回来了，想买了去搞学问，圆了这辈子的空缺。最后母亲长叹了一口气说：“这些个文化人儿，也真是的，为了做学问，那年头一条腿都让人给打断了，可就是丢不下这块石头，拄了拐，大老远地往这儿跑。”

母亲这一说，也许是又想起了父亲当年的事，抖起了心底的酸楚，两颗老泪便从眼窝滚了出来。

弟弟听娘这么一说，二能的事就压根儿没提，一边安慰母亲一边说：

“啥钱不钱的，这些年咱吃不愁吃，花不缺花，住有住的，用有用的。既是搞学问的用得着它，那就送他吧，也算咱给这块石头寻了个好着落，不枉了这段缘分。”

这天，弟弟又从工地回来，被镇头的人们拦住了，说当年你爷爷、父亲抱着石头做了一辈子的金钱梦，这如今大票子哗啦啦地到了手，却又白送给人，真不知你犯的那门子邪。

弟弟只淡淡地一笑，便坦然地往家走。弟弟的影子就被身后的夕阳在地上拉得老长老长。

通常母亲心

陆林从单位分回一筐桔子。这是一筐普通的桔子，普通的桔子却给这个家庭带来一个极不普通的故事。

妻子下班回来，见了桔子，喜出望外，抓起一个吻了一下。妻子刚把一个桔子剥了一半皮，又放下了，拿来一个篮子，专从筐中挑个大皮鲜的。

陆林不明就里，问妻子你这是干什么？

妻说留几个好的放在冰箱里给咱秀秀回来吃。秀秀最爱吃桔子。

秀秀是他俩的独生女，今年刚考上大学。上周秀秀从学校给他们寄来了一张自己近日的照片，并附信说她们学校快要放寒假了，可具体时间信中没有说。两口子拿着秀秀的照片端详来端详去，又是高兴又是心疼。妻子指着照片不停地唠叨，说看看，看看，这学校的饭菜就是不如家里的养人，秀秀刚去了三四个月，这脸上的肉就没了，比先前瘦多了，寒假回来一定要多给她买些营养品，多改善改善生活，想吃什么咱就给她吃什么……当然，秀秀最喜欢吃的桔子是不能没有的，所以，妻子一个劲地在筐中上翻下挑着，一边挑，一边又唠叨上了：这些桔子放到冰箱里，咱俩谁也不能吃，咱秀秀最喜欢吃桔子啦。你还记得她小时候嘴里噙着桔子瓣儿照的那张相吗？妻子说着就拿出影集翻开了让陆林看，陆林不看她就扭着陆林的耳朵，硬要让他看，说你瞧瞧这小嘴儿多可爱，你再瞧瞧这小脸多胖乎——哎哟哟哟，你再瞧瞧她

上周寄回来的这张相，才几个月就掉了一圈肉，这学校的食堂是咋搞的，我看校长就该撤职。秀秀回来一定要多给她买些营养品，多改善改善生活，想吃什么咱就给她吃什么——这好桔子放到冰箱里，一定要留给秀秀回来吃，秀秀最喜欢吃桔子了，你瞧瞧她小时候嘬桔子的那张小嘴儿……

陆林爱自己的妻子，妻子哪都好，就是生就了一张啰嗦嘴。她一啰嗦开，陆林就懒得再去答理她，也答理不上话，有时候几句话她能十遍八遍地来回啰嗦。好在啰嗦不算啥要命的毛病，你可以听可以不听，习惯了，陆林干脆把妻子的啰嗦当成了催眠曲，好多个晚上，陆林都是在这种催眠曲中张开大嘴扯起了呼噜。陆林的这种表现常常让妻子很不满，但两口子生活过得倒很协调。

自从冰箱里有了这些专留给秀秀放假回来吃的桔子之后，陆林的妻子以后的日子可就有了盼头。每天早晨掀日历便成了妻子的头件大事。她一边掀，一边还要唠叨着：昨天15号，今天16号，明天17号，后天18号，大后天19号……这一个月就又快过去了，离秀秀们放寒假大概还有一天，二天，三天……陆林妻子的帐头不太清，每数一天还要把十个指头扳着来回数，数着数着就数乱了，乱了就喊陆林——陆林，离秀秀放寒假大概还有多少天？

刚开始，陆林还满有兴致和耐心地帮她算，后来天天早上如此，陆林就边洗脸，边回答说“快了”。

有时候上班时间紧，妻子顾了梳妆打扮，也就不再追问，但遇到双休日，妻子就会叫起真来，打破砂锅问（纹）到底，“快了是多少天？”

“快了就是快了！”陆林不耐烦。

陆林的这种回答，常常又叫妻子很不满。

筐中的桔子早已吃完，但冰箱里的桔子在妻子的护卫下没人敢动。然而时间一长，桔子便开始慢慢变质，坏去。这下可急坏了妻子。她几乎每天把桔子翻看一遍，有时一天竟翻看几遍，但桔子对这种“特级护理”似乎并不领情，外甥打灯笼——照旧（舅）一个一个地坏下去。

陆林说吃了吧，桔子一坏开就放不住了。

妻子把已经坏的挑出来，说咱把坏的吃掉，好的留着给秀秀回来吃，她最喜欢吃桔子，你还记得她小时候小嘴儿噙着桔瓣照的那张相吗？……妻子又啰嗦开了。陆林最怕抖起话头，听妻子没完没了的啰嗦，所以，这之后，竟连坏桔子陆林也不说要吃的話了。

但妻子的啰嗦并未因此而停止，每天早晨掀日历仍是妻子的头等大事。以往掀日历，妻子还觉得数着天天过日子，时间过得倒也挺快，自从桔子开始坏起来，妻子就觉得过一天就如同过一年似的，仿佛谁把日头放在纺车上纺线一样嗡嗡往长里拉。妻子每掀一页日历，口里就喋喋不休地说：今天才星期一，明天才星期二，后天才星期三，大后天才星期四……唉，这一个礼拜咋这么慢。冰箱里的桔子一个一个都快坏完了，秀秀的寒假咋还没到来呢？秀秀最喜欢吃桔子了……陆林早早地打开了电视机，边吃早点，边看“东方时空”节目，声音开得很大，以抗扰妻子那没完没了的唠叨。这一顿早餐，陆林的早点里被妻子补充了一枚坏桔子的营养。

寒假终于像盼一个新世纪的到来一样到来了，全国各地的学校已陆续放假，远近各校的学生也陆续回乡，然而秀秀却仍没回来。冰箱里的桔子就剩下最后一枚，陆林的妻子视这枚桔子如自己的生命，一得空儿就从冰箱里把它拿出来，左翻翻，右看看，然后捧在怀里，疼爱之状仿佛那就是婴儿时期的秀秀，嘴里不停地說：

“桔子咋就放不住呢？秀秀最爱吃桔子，你瞧瞧她小时候嘴里噙着桔子瓣照的那张相片，那小嘴儿多可爱，那脸蛋儿多胖乎，你再看她从学校寄回的那张照片，才去几个月，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回来一定要多给她买些营养品，多改善改善生活，想吃什么就给她买什么……”

陆林这回没嫌妻子啰嗦，像听话的孩子似的，认真地听着妻子的唠叨，专注地看着妻子手中的那枚桔子，后来竟也一同跟着妻子唠叨起来“秀秀咋还不回来呢？她信中说要回来的。回来了想吃什么咱就给她买什么。秀秀该回来了。”

小年已过，大年将至。每天早晨，陆林的妻子不敢再去掀那日历了。她现在不希望日子过得那么快，她感到头顶的

太阳就像要和月亮赛跑似的在天空飞快地滚行着。她每掀去一页日历，心里就会多蒙上一层恐惧的阴影。她开始茶饭不思，每天捧着那最后的一枚桔子，精神也快要崩溃了。她开始祈祷，希望这枚桔子能永远地好下去。她把对秀秀安全回家的祈盼全部寄托在了这枚桔子上。可是，无情的桔子还是有一个瓣开始变质了。看着桔子的渐变，陆林的妻子浑身发抖，她再也不放开这枚桔子了，白天抱在手里，晚上捂在怀里，仿佛那就是秀秀的灵魂，嘴里一个劲地念叨着：“秀秀，回来吧！秀秀，回来吧！……”

陆林坐不住了，他开始通过“114”查询学校的电话号码，给学校打电话。学校的回答是学生早已放假，陆玉秀一放假就离校了。这一回答仿佛晴空里滚下一个霹雳，几乎要把陆林的脑壳炸裂。陆林慌了，学校也慌了，报案，登寻人启事。

陆林的妻子疯了。整天死死地抱住那枚已经彻底坏了的桔子，口里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秀秀最爱吃桔子，秀秀最爱吃桔子……”

至今，秀秀仍杳无音信。善良的人们啊，为了一位母亲受伤的心灵，谁能告诉我秀秀在哪里？